

## 一位诗人的启发 (外二首)

□新区大辛庄村 董本宾

你从一本书的页码里  
撑一叶扁舟而来  
荡入我心中一片寂寞的海域  
你是多年前头顶盘旋的那只苍鹰吗  
它曾经让我的灵魂飞翔  
去追寻意境中的远方……

我手中的笔累了  
已沉睡了多年  
是你的诗文  
冲开我心绪平静的湖面  
你如夏日荷塘里的露珠  
滴落一个童话  
滋润我破裂的思想  
那一枚干硬的种子  
已在我心灵深处  
从温润的梦中醒来  
开始伸腰 出土

## 头顶上悬着烈日

头顶上悬着的烈日  
多像父亲火爆的脾气  
父亲背着手上了南山  
他那二分荒地长出的玉米  
瘦了,干瘪着情绪  
这有什么法子呢  
庙里的龙王爷硬是不打个喷嚏  
那一只高飞的燕子啊  
是否看见父亲干涸的目光里  
流淌着清清的渠水

## 一个哑巴女

哑巴女是个修鞋配钥匙的  
就坐在菜市场门楼的下面  
她的容颜娇美  
生意还不错  
她修了无数双鞋子  
鞋子被脚穿走了  
她配了无数把钥匙  
钥匙打开了主人温馨的房门  
她成全了无数人心中的缺憾  
却无人成全她一张会说话的嘴巴

## 国画

□梨子

荒芜的远山  
孤寂疯长  
江边无人摆渡

读不懂蝇头诗文  
大千居士倦了  
青灯古佛单恋红尘

# 风雨中的牵挂

□鹤山区 容儿

一声惊雷把我从睡梦中惊醒,一道道刺眼的闪电接踵而来,把漆黑的夜空照得亮如白昼,豆大的雨点敲打着玻璃窗“啪啪”直响,这是今年入夏以来最肆虐的一场雷雨。

醒了就再也难以入眠。在这样一个风雨飘摇的夜晚,我又开始习惯性地牵挂起一些人来。

——露宿于淇水河畔的新乡的驴友们,你们好吗?此时此刻,你们是不是正蜷缩在帐篷里,听凭帐外风吹雨打,满腹的牢骚无处发泄?其实你们大可不必怨声载道,人生征途多风雨,全在灿烂一笑中。不要因为一场雷雨而让这个原本美丽的周末变得郁闷,让原本快乐的心情充满阴霾。心情好,一切都好,相信风雨过后见彩虹。

——骑行在川藏线上的老手

们,今夜你们是否睡得香甜?你们可知?在这风雨交加的夜晚,有一位老乡、一位同行在为你们祝福,在为你们祈祷,希望你们一路顺风!窗外雷声隆隆,就把我的情怀托付于它,让它随风飘到遥远的布达拉宫。扎西德勒!

——亲爱的妈妈,您呢?都说母女连心,您此刻一定和我一样,也在忧心忡忡:家中的老屋是否漏雨,田里的庄稼是否遭殃,远方的儿子是否平安。每每遇到这样的天气,这样的夜晚,您就辗转反侧,夜不能寐——这样下去,您的身体怎么能吃得消?您老了,自己的身子要紧啊!女儿希望您有一个美丽的夕阳。

——还有那些无家可归、流浪街头的孤寡老人、浪子孤儿,在这样的夜晚,你们是否寻到了一片栖

身的场所?是露宿街头,还是蜷缩弃屋?无论在哪里,你们一定在抱怨老天的不公,让你们独自饮尽人间的沧桑和孤独。但你们可知,世上没有什么救世主,命运其实就掌握在自己手里,抱怨和郁闷都是徒劳的,一切要靠自己。我会祈求上苍,为你们留出一片灿烂的天空,让明媚的阳光照耀你们。

一直以来,我都很惧怕这样的雷雨天气,究其原因,可能就是源自这份风雨中的牵挂吧!

当我驻笔时,窗外的风雨声渐渐小了,雷声不再疯狂,闪电也没有先前那么刺眼,开始变得柔和起来,可我依然睡意全无。善良的人们啊,你们是否能感受到我这份风雨中的牵挂?你们是否和我一样,也会在这样的夜晚牵挂一些人,不管是熟悉的还是陌生的?

## 家乡的山

□山城区 郭江华

带着几丝幽情,怀着几许依恋,还揣着几分敬重和思念,我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,看到了家乡的山。

家乡的山不过是太行山系的一座丘陵。它没有峭壁巉岩,没有奇峰峻岭,更没有奇花异草和溪流山泉。它很淳朴,只有那漫山遍野的酸枣树和莽莽的野草。它甚至连名字都没有。就是这里的沟沟坎坎、岩石、草丛都曾留下我童年的足迹。那战壕里的欢乐,那用童心和虔诚垒起的小石屋,那暮归的牛队……一切都还是那么清晰,历历在目。

山上有一条抗日战争时期修的战壕,依山傍势绵延一两公里。听亲身参加过挖战壕的一位老辈人讲,当年日本鬼子就占据在东边的茅山上,这条战壕是窑洞、马横岭、肖横岭三个村的民众为抗击侵略者而挖的,“那年我才十二三岁,还没有锨把儿高,已能顶替俺爹喽!”说罢便是一阵自豪和爽朗的笑声。我和小伙伴们也是一阵遗憾和惋惜,怨自己没有赶上那个年代。于是,这条战壕自然也就成了我们“男儿当自强”的天地了。

经过一阵争吵后,我们一人一杆“步枪”(捡来的树枝),分成了一班儿“八路军”和一班儿“日本鬼子”,趴在我们刚能露出头顶的战壕里进行“战斗”,身旁放着一堆泥蛋儿当作手榴弹,学电影《狼牙山五壮士》里的八路军瞄准射击,嘴里模仿着枪炮的射击声,“咚、咚、咚……”再投上一颗“手榴弹”,“轰”地一声,看着“日本鬼子”一个个倒下,心里甭提多高兴了。我们常常是喊杀声震天,“战斗”异常激烈。本来寂静安详的山冈被我们搅得不安起来,好一阵子才能恢复平静。虽然我们累得满头大汗,滚得满身都是尘土,但胜利的喜悦比吃了蜜还甜,觉得自己也成了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。回到家里意犹未尽,有的“战友”在其他小伙伴面前洋洋得意地谈自己“打仗”的经历,常常馋得他们要“入伍”。大人找不着孩子,经常气得非要“剿灭”我们这支“部队”不可……

如今我又登上这座山,走进这条战壕,浮想联翩。它虽经过岁月的冲刷和风雨的侵蚀,只剩下残石断沟和永久的沉默,上面爬满的野葡萄藤和一簇簇酸枣树随风起伏、摇摆,像是在欢迎我这个当年的“战士”。看着射入岩石已经锈迹斑斑的子弹头,仿佛在听一位老人讲述一个血与火、生与死的故事,仿佛亲历那硝烟弥漫、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,弯弯曲曲的山道上又仿佛出现了那一队由父老乡亲组成的担架队,沟壕里、石缝间又好像飘出了童年那欢乐的笑声……

家乡的山是那么凝重,它是一段历史的见证;家乡的山是那么巍峨,虽然它只是一座平缓的丘陵,但在我的心中却是一座丰碑,它在我的少年时代就已经高高树立起来了!



淇河之春(国画) 王俊智 作

## 有一种情,不堪清秋

□淇滨区 王世英

又一秋,又一个落下清凉现出丰盈的季节。你踏风而来,花香拂过衣角,飘下一片落寞,在我湿热的视线里起舞。

我一时无语,原来千百次等待的话,已随着你的到来成为多余。

还是那样忧郁的眼神,还是那样浅淡的笑。我终于明白,这迟迟不肯归去的心,只为这一刻的悸动而等待着。

“你还好吗?”推敲了半天的开场白,还是落入俗套。

“嗯。”你依然浅笑,却在抬眼看我的时候,不自觉地蹙起了双眉。

我由怜爱生出痛楚,勇气也在刹那间陡生。“跟我走吧,无论哪里,只要能自由!”我几

乎要抓住你颤抖的双肩。

“不!”你的声音细小却依然那么坚定。“你所给我的,固然新奇、绚丽,但却是现实的背离,是在现实的生活中无法永恒的东西。”

“友谊长存,好吗?”长如一个世纪的沉默,泪从你腮边静静滑落,你一脸哀愁地说。

我突然明白,你于我,正像这落叶遍地的晚秋,给我一个收获的梦魇后,诱我在已经走向寒冬的路上,作徒劳的挣扎。

目光随着你远离的裙摆游离。我听到自己的心跳落在地时的声音,这样的疼痛让我不由得闭上了眼睛,一如刚才等你来时的样子……

## ·小小说·

# 一夜无眠

□市委政法委 高峰

明天市委组织部要来单位考察干部,张科长几乎一夜无眠。

晚上躺在床上,想着单位的那些事,怎么也睡不着。自己来机关已经二十多年了,从办事员、科员干起,换了四五个科室,当了三年的副科长,光科长也已经当了将近十年。在机关这些老科长中,自己资历最老,排位也最靠前,像排队上车,虽然竞争激烈,但谁上谁不上大家心里都清楚,都心照不宣,只要前面的不出意外,后面的就只能等下一班车,所以自己这次可以说是稳操胜券。但也要谨慎从事,仔细考虑,思想清楚,防止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。

张科长在单位够勤快的了。张科长所在的机关是市委的一个部门,领导干部多,又没有专门的通信员,张科长每天来得早早的,先给主任、副主任的办公室打扫卫生,提水,沏茶,最后才轮到打扫自己的办公室。张科长办公的地方,是个大房间,三个科室挤在一起办公,两间房子里挤了三个科长、两个主任科员、一个副科长。大家来得都很早,你争我抢的,干活的积极性都很高,生怕落在后面,没摸到扫帚、拖把的,一天的好心情就会打折。所以,张科长一般都是提前一个小时来,反正孩子也大了,用不着自己再

管,早早吃完早饭,就往办公室走。市委机关就是这样,多年形成的规矩,从小事看干部,注重的是细节,做人、处事和工作来不得半点的马虎。大家文字水平、业务能力都不相上下,拼的就是综合实力和细节,细节决定成败,所以首先是不能懒惰。每天回到家,张科长累得要趴下了,挨床就睡着,今天算是个例外。

张科长在单位够勤快的了。机关工作不需要多少创新,中央、省委、市委有政策,照本执行就行了,但要善于总结。总结的那几个套路,张科长早就烂熟于心,现在又都是电脑打字,需要写什么,电脑上调出原有的材料,加工润色一下就成了。但领导每次都要求有创新,你就得多看报纸、文件,多上网站浏览同类材料。所以,不要看每天在办公室坐着,一杯茶,一张报,脑子里始

终要想着问题,一天下来还是很辛苦的。有时陪领导下基层调研,更要鞍前马后忙个不停,夹个包跟在领导后面,大气不敢出,全力揣摩领导的心思行事。中午领导不让喝酒,一口酒都不敢喝;关键时刻领导让上,一口气得喝一茶碗,还不能影响接下来的工作,因此即使身体上不累,心理上的累也常常要承受。工资倒是有保证,但水平相对比较低。加班加点熬夜赶材料是常有的事,不敢叫苦,也没人叫苦,自觉讲奉献已经在大家心中形成了默契。一到下班时间,先看看领导走了没有,领导不下班,机关的全体同志谁也不敢走;领导一声令下,马上接着挑灯夜战。为工作上的事,爱人没少数落过他,说他是“驴粪蛋,外面光”,在单位挺勤奋,穿着也很讲究,回到家像卸磨的驴子,马上倒架,油瓶子倒了都

不会扶一下。睡觉的地方更是像一个驴圈,从来不肯彻底收拾一下。

张科长在单位也够廉洁的了。张科长有几个同学在外地做生意,资产都滚到上千万元了,每次在电话里聊起来,那个神气。还邀请他们夫妻去做客,全部费用都给包圆儿了,可张科长不敢去,怕人家回访,自己接待的规格上不去,被同学笑话,就都给推辞了。自己也想出去做生意,但自己在机关呆久了,害怕下海将自己呛住,再说在机关工作这么多年了,福利待遇一下子全丢了也于心不忍。所以,张科长现在讲的最多的就是奉献,要守得住清贫,灯红酒绿的地方自己尽量少去。每次,电视里、报纸上一讲挖出了哪个贪官,打击了哪些经济犯罪,张科长都要和同事拍手叫好,群情振奋地评论一番。回到家还不忘给爱人作反腐报告,告诉爱人做人还是本分一点好,平安是福,说得爱人一愣一愣的。

还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呢?张科长继续想着——没有了,没有什么扯漏了。看来这次应该是水到渠成、万无一失了吧?!张科长继续想着,直到天色发亮,才迷迷糊糊地打了个盹儿。